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子不語 第二十四卷

**長樂奇冤** 福建長樂縣民婦李氏，年二〇五，生一子，越六月而夫亡，矢志撫孤。家只一婢、一蒼頭，此外雖親族罕相見者，里黨咸欽之。子年〇五，就學外傳。

一日，氏早紡績，忽見白衣男子立牀前，駭而叱之，男子趨牀後沒，氏懼，呼婢入房相伴。及午，子自外歸，同母午餐，舉頭又見白衣男子在牀前，駭而呼，男子復趨牀下沒。母語子曰：「聞白衣者財神也，此屋自祖居，至今百餘年，得毋先人所遺金乎？」與婢共起牀下地板，有青石大如方桌，上置紅緞銀包一個，內白銀五錠。母喜，欲啟其石，而力有未逮，乃計曰：「凡掘藏，宜先祀財神，兒曷入市買牲禮祭，而後起之。」兒即持銀袱趨市買豬首。既成交，乃憶未經攜錢，因出銀袱與屠者曰：「請以五錠為質。」更以布袋囊豬首歸。

道經縣署前，有捕役尾之，問：「小口袋內盛何物？」曰：「豬頭。」役盤詰再三，兒怒擲袋於地曰：「非豬頭，豈人頭耶？」傾囊出，果一人頭，鮮血滿地。兒大恐啼泣。役捉到官，兒以買自某屠告。拘屠者至，所言合，並以銀袱呈上。經胥吏輾轉捧上，皆紅緞袱，及至案前開視，則緞袱乃一血染白布，中包人手指五枚。令大駭，重訊兒，兒以實對。

令親至其家啟石坑，內一無頭男子，衣履盡白，右五指缺焉。以頭與指合之相符。遍究從來，莫能得其影響。因繫屠與兒於獄，案懸莫結。此乾隆二〇八年事。

### 燒包

粵人於七月半，多以紙錢封而焚之，名曰「燒包」，各以祀其先祖。張戚者，素無賴，而有膽。其僕三兒，臥病月餘，至七月〇六日，忽自牀蹶起，趨而出。戚追之，出城，至大河側，三兒癡立點首囁語，若與人爭狀。戚掌其頰，三兒云：「為差人拘來，替人挑送包錢。」戚問：「差何在？」以手指曰：「前立淺渚間者是也。」戚果見一人，高帽青衣，若今之軍牢皂隸狀，手執鞭指揮。戚大呼擒之，一擊而沒。問：「包在何處？」三兒云：「在家堂板閣上，我因過重不肯擔，乃拘我來。」戚歸啟家堂，果有紙灰〇包。

### 金銀洞

高峰崖在廣西思恩府城南百里，兩峰壁立，崖上大書〇三字云：「金七里，銀七里，金銀只在七七里。」字畫遒勁，不知何年鏤鑿。崖下有土地祠，望氣者咸稱其地有金銀氣。百〇年間，土人多方搜求，一無所得。星士某至土地祠內，徘徊數日，攫神像去。土人追及，詢知像乃範金所為，然亦不知「七七里」為何義。

崖中旁峰數〇丈，上有銀洞。洞中白銀累累，大者重數〇斤。土人架木而登拾之，即百計不能出。或向外擲之，著地即失。或牽犬入，將銀縛犬身向外牽之，犬即狂吠，比出，而身亦無銀也。

### 貓怪

靖江張氏，住城之南偏，屋角有溝，久弗疏浚，淫雨不止，水溢於堂。張以竹竿通之，入丈許，竿不可出，數人曳之不動，疑為泥所滯。天晴復舉之，竿脫然出，黑氣如蛇，隨竿而上，頃刻天地晦冥，有綠眼人乘黑戲其婢。每交合，其陰如刺，痛不可忍。張廣求符術，道士某登壇治之。黑氣自壇而上，如有物舐之者，所舐處舌如刀割，皮肉盡爛，道士狂奔去。

道士素受法於天師，不得已，買舟渡江。張使人隨之，將求救於天師。至江心，見天上黑雲四起，道士喜拜賀曰：「此妖已為雷誅矣！」張歸家視之，屋角震死一貓，大如驢。

### 夢馬言

乾隆〇八年，山東高蔚辰宰河南延津縣。晝寢書室，夢一馬衝其庭立而人言，高射之，正中其心，馬吼而奔。高驚醒，適外報某村婦盧羅氏夜被殺，以杙椽其陰，並殺二孩。高往驗屍，傷如所報，而兇犯無以根究。因憶所夢，乃順莊點名，冀有馬姓者。點畢無有，問：「外莊有姓馬者乎？」曰：「無。」

高將莊冊翻閱，沉思良久，見有姓許名忠者，忽心計曰：「馬屬午，馬立而言，則言午也；正中其心，當是許忠矣！」呼許曰：「殺此婦者，汝也！」許驚愕叩首曰：「實是也。以奸不從，故殺之；兩指被婦咬傷，故怒而椽其陰，並殺其子。但未識公何以知之？」高笑不答。視其手，血猶涔涔也。置於法，合郡以為神。

### 蔣靜存

麟昌蔣君，字靜存，余同館翰林也，詩好李昌谷，有「驚沙不定亂螢飛，羊燈無燄三更碧」之句。生時，其祖夢異僧擔《〇三經》擲其門，俄而長孫生，故小字僧壽。及長，名壽昌，以避國諱故，特改名。又自夢僧畫麒麟一幅與之，遂名麟昌。〇七歲舉孝廉，〇九歲入詞林。二〇五歲卒。性傲兀不羈，過目成誦，常曰：「文章之事，吾畏袁子才，而愛袁叔度，他名宿如沈歸愚，易與耳。」卒後三日，其遺孤三歲，披帳號叫曰：「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。」家人爭來，遂不見。

嗚呼！靜存終以僧為鴻爪之露，其為戒律輪回似矣。然吾與之談，輒痛詆佛法而深惡和尚，何耶？

### 天妃神

乾隆丁巳，翰林周鎧奉命冊立琉球國王。行至海中，颶風起，飄至黑套中，水色正黑，日月晦冥。相傳入黑洋從無生還者，舟子主人正共悲泣，忽見水面紅燈萬點，舟人狂喜，俯伏於艙呼曰：「生矣！娘娘至矣！」果有高髻而金鑲者，甚美麗，指揮空中。隨即風住，似有人曳舟而行，聲隆隆然。俄頃，遂出黑洋。周歸後，奏請建天妃神廟。天子嘉其效順之靈，遂允所請。事見乾隆二〇二年邸報。

### 宿遷官署鬼

淮徐道姚公廷棟，駐紮宿遷。封翁壽期，演劇於堂。堂旁牆極高，見牆外有人頭數千，眼睜睜然，俱來觀劇。初疑是皂隸輩，叱之不去，近之無有。明旦視之，牆外皆湖，無立人處。

其幕友潘禹九遣奴往廚取酒，久而不至，跡之，已仆於地，口眼皆青泥，盤中酒菜之類，變作蚯蚓樹葉。潘素不信鬼神，乃挺身至奴所行處，驗其有無。署中二客詐為鬼狀，私往嚇之。潘籠一小燈，行未半道，兩客見黑氣一條繞燈而入，燈色綠如螢火，潘勿覺。二客悚然，噤不發聲。潘將如廁，有大黑手遮其面，踉蹌急歸。二客迎之，共相駭異。手持燈漸重，火亦漸滅。家奴各持火來照，燈籠內有死野鴨一隻，鴨大籠小，竟不知從何處竄入也。

### 廣東官署鬼

康熙壬戌武探花沈崇美為廣東守備，署後花園有井，擔水者率以為常。

偶一夜，有女子呼水，擔夫如其言與之，乃掙其頭入桶中。擔夫疑署中婢與戲，詈群婢。群婢曰：「無之。」擔夫引婢至取水處，有海棠一枝，白雞成群，入樹下不見。群婢笑曰：「非鬼也，藏神也，掘之必得金銀。」遂令擔夫具畚鍤開土。未五六尺，得一棺，懼而止。忽一婢發狂大呼曰：「請主人！請主人！」

沈公偕其妻往視，婢呼曰：「我嘉靖〇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，遭主婦毒虐，縊死埋此。公家群婢犯我，我應索其命。第土淺地濕，棺中多水，主人肯改葬我，則掘者不為無功，將免其罰。大堂西偏，我生前埋金鐲一隻，寶珠數顆，可掘取為改葬費，亦不累主人金也。」言畢，婢子如常無病矣。

主人為啟其棺，水涔涔欲流；發堂之西偏，封鐲宛然。為改葬高處。鐲重三兩六錢，形如蒜苗。

### 為兒索價

葛禮部諱祖亮者為予言：「其鄰程某，擁重資，無子。晚年生兒，性聰慧，眉目瑩秀，程愛如掌中珍。□二歲即多病，所費醫藥不貲。稍長，不事生業，好鬥雞走狗，產為之空，程忿甚。一旦，懸祖宗神像，將笞之。子忽作山東人語曰：『俺吳某也，前生為爾負債萬金，今來索取，將盡。汝以我為子耶？大誤！大誤！我昨揭帳，尚欠八□餘金，今亦不能相讓。』奮衣前取其母髻上珠，踏碎之，然後死。程卒大窮而嗣絕。」

### 鬼魂覓棺告主人

姜靜敷寓京師愍忠寺，寺旁為書室，室中有空棺，俗所謂壽器是也，寺鄰某為其父老故置焉。姜月夜讀書，窗戶轟然大開，棺蓋低昂不已。姜大駭，持燭視之，如有人指痕出沒於棺上者，響良久乃已。次早，鄰人叩門云：「某翁死，來取棺。」方悟初死之魂，夜間先來就棺也。

蘇州唐道原年七□卒，其子為買棺於海紅坊壽器店。主人云：「昨夜有白鬚人坐某一棺上，燭之不見。」問其狀貌，酷似道原，店主人素不相識也，乃即買其所坐者歸。

金陵戴敬咸進士與梅式庵飲於吳朱明孝廉家，忽狂顛，握梅手呼曰：「要朱紅，要加漆！」梅愕然不解。已而氣絕，方知所托者，藏身物也。

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夜醉墮樓死，舉家未知。原衡睡醒，覺左耳陰冷異常，疑而回顧，燈光青燐，有黑人吹氣入耳，似有所訴。驚起，呼家丁四照，見樓下屍，方知李魂來告主人求棺殮也。

### 匾怪

杭州孫秀才，夏夜讀書齋中，覺頂額間蠕蠕有物。拂之，見白鬚萬莖出屋樑匾上，有人面大如七石缸，眉目宛然，視下而笑。秀才素有膽，以手捋其鬚，隨捋隨縮，但存大面端居匾上。秀才加杌於几視之，了無一物。復就讀書，鬚又拖下如初。如是數夕，大面忽下几案間，布長鬚遮秀才眼，書不可讀。擊以硯，響若木魚，去。又數夕，秀才方寢，大面來枕旁，以鬚搔其體。秀才不能睡，持枕擲之。大面繞地滾，鬚颯颯有聲，復上匾而沒。合家大怒，急為去匾，投之火，怪遂絕，秀才亦登第。

### 徐支手

咸陽徐某。家巨富。初生一子，頗聰慧，六歲病瘡死。旋生三子，貌皆相似，病亦如之。徐年已邁矣，至第三子死時，撫屍慟甚，用刀剖兒腹，出其瘡，復斷其左臂，罵曰：「毋再來誘我。」其瘡形如三角菱，有口，能呼吸，懸之樹間，風日吹乾，每觸油腥，口猶能動。未期年，徐又得子，貌如前，瘡雖不作，而左手竟廢，至今尚存，人呼為「徐支手」。

### 魚怪

會稽曹山峯入市得大魚歸，剖食之，餘半置紗廚內。至晚，廚中忽有光，舉室皆亮。迫視，則所餘之魚鱗甲通明，火光射目。曹大駭，盛以盤送於河，其光散入水中，隨波搖蕩，婉轉間，成魚而去。曹歸家，屋中火發，東滅西起，衣物牀帳燒燬都盡，而不及棟宇，凡三晝夜始息。食魚之人，竟亦無恙。

### 盜鬼供狀

先君子在湖廣臬司遲公維台署中，同事大興人朱揚湖司錢穀。忽一日狂呼。趨視之，面如死灰，伏地昏迷。飲以薑汁，良久曰：「吾坐此校文案，日方正午，見地下磚響，有物蠕蠕然頂磚起。疑為鼠，以腳踐之，磚亦平復。稍坐定，磚響如初，掀視之，有黑毛一團，類人頭髮，自土中起，陰風襲人，漸起漸大。先露兩眼，瞪睛怒視，再露口頤腰腹。其黑如漆，頸下血淋漓，躍然而上舉手抱我足曰：『汝在此乎！汝在此乎！吾前世山東盜也，法當死，汝作郟城知縣，受我贓七千兩，許為開脫。定案時，仍擬大辟，死不瞑目。今汝雖再世，而吾仇必報。』言畢，即牽我入地。我大呼。彼見眾客至，捨我走。」眾視磚跡，猶宛然開。

嗣後，其鬼無日不至。有人共座，則不至。尤畏臬司遲公，聞遲公將至，便抱頭遠竄。公大書几上曰：「問惡鬼，汝作盜應死，敢與法吏仇乎？汝欲報仇，應仇於前生，敢仇於今世乎？速具供狀來。」鬼夜墨書其側，字跡歪斜，曰：「某不敢仇法吏，敢仇賊吏。某以盜故殺人多，受冥司炮烙，數□年，面目已成焦炭。每受刑必呼曰：『某當死，有許我不死者在此也，郟城縣某老爺受贓七千兩，獨不應加罪乎！』呼六□餘年，初不准理，今以苦海漸滿，許我弛桎梏報冤，所具供狀是實。」遲公無如何，不能朝夕伴朱，命多人守護之。

居月餘，遲公生日演戲，諸客飲酒，強朱出觀，朱曰：「吾待死之人，有何心情看戲？諸公愛我，可多命家人伴我。」如其言。席散往視，朱已縊於牀。遲公及諸友俱責家人何以不管？僉云：「燈下吹來黑氣一團，奴婢便各睡去。」或云：「諸奴貪看戲，亦未必伴朱也。」

### 時文鬼

淮安程風衣，好道術，四方術士咸集其門。有蕭道士琬，號韶陽，年九□餘，能游神地府。

雍正三年，風衣宴客於晚甘園，蕭在席間醉睡去，少頃醒，喑曰：「呂晚村死久矣乃有禍，大奇。」人驚問，曰：「吾適游地府間，見夜叉牽一老書生過，鐵鎖銀鑼，標曰：『時文鬼呂留良，聖學不明，謗佛太過。』異哉！」時坐間諸客皆誦時文，習《四書》講義，素服呂者，聞之不信，且有不平之色。未幾，曾靜事發，呂果剖棺戮屍。

今蕭猶存，嚴冬友秀才與同寓轉運盧雅兩署中，親見其醉後伸一手指，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，了無所傷。

### 鬼弄人二則

杭州沈濟之，訓蒙為業。一夕，夢金冠而髻者謂曰：「汝後園有理金一甕，可往掘之。」沈曰：「未知何處？」曰：「有草繩作結，上穿康熙通寶錢一文，此其驗也。」明早往園視之，果有草繩，且縛錢焉。沈大喜，持鋤掘丈餘，卒無有，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。

乾隆甲子，馮香山秀才夢神告曰：「今歲江南鄉試題《樂則韶舞》。」馮次日即作此題文，熟誦之。入闈，果是此題，以為必售，榜發無名。就館廣東，夜間獨步，聞二鬼咿唔聲。聆之，其闈中所作文也。一鬼誦之，一鬼拊掌曰：「佳哉，解元之文！」沈驚疑，以為是科解元必割截卷而偷其文字，辭館入都，以狀具控禮部。禮部為奏聞，行查江南解元薛觀光，文雖不佳，並非馮稿也，獲誣告之罪，謫配黑龍江。

### 漢江冤獄

曹震亭知漢江縣，晚衙夜坐，見無頭人手提一頭，啾啾有聲，語不甚了。曹大駭，遂病，病三日，死矣。家人欲殮，胸前尚溫，過夜而蘇，曰：被隸人引至陰府，見峨冠南面者，衣本朝服色，輟外人傳呼：「漢江縣知縣曹學詩進。」曹行陽間屬吏禮，向上三揖。神賜坐，問：「有人訴公，公知否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神取几上牒詞示曹。曹閱之，本縣案卷也，起立曰：「此案本屬有冤，為前令所定，已經達部，我申詳三次，請再加審訊，為院所駁，駁牌現存。」神曰：「然則公固無罪也。」傳呼冤鬼某進，陰風颯然，不見面目手足，但見血塊一團叫跳呼號，滾風而至。神告以曹為申救之故，且曰：「汝冤終當昭雪，須另覓仇人。」鬼伏地不肯去。神拱手向曹作送狀，手揮隸人云：「速送速送。」曹猛然驚醒，不覺汗之沾衣也。自此辭官歸家，長齋奉佛夢終其身。

### 控鶴監秘記二則

《控鶴監秘記》唐人張洎所纂，京江相公曾孫張冠伯家有抄本數□頁，皆載唐宮淫褻事，絕不類世所傳《武后外傳》。其略云：

太后幸懷義數年，懷義驕恣不法，馳馬南衙，為宰相蘇良嗣批頰，后聞而銜之。一日置酒上陽宮，從容謂千金公主曰：「汝知朕左右無人乎，為此紆鬱，奈何？」公主頓首曰：「臣欲奏天皇久矣，天皇不言，臣何敢先言。今陛下既知小寶之罪，臣竊以為天

皇是何等聖佛，托身人間，廣選男妃，自應擇公卿舊家子弟姿稟穠粹者，置牀第間，足以游養聖情，捐除煩慮。何事幸彼市井無賴之徒，為瘳毒、曇獻故事，被千秋萬世擬秦、胡兩后耶？」后曰：「微汝言，朕亦知之。近日宰相批懷義面，正欺其市井小人耳。若得公卿子通曉文墨者，南衙何敢辱之。」言畢歎。公主曰：「陛下勿歎。陛下知太宗時有鳳閣侍郎張九成乎？其從子昌宗，年近弱冠，玉貌雪膚，眉目如畫，其風采絕類巢刺王妃。」后默然，俯而未應。公主遽前跪起附耳語曰：「陛下毋過慮，兒兼知昌宗下體矣。兒於凝碧池置莊，春花盛時，駙馬輒宴賓客，宴畢賜浴。浴時，兒於琉璃屏窺之，群臣無有佳於昌宗者。昌宗通體雪豔，無微痕半暇。瘦不露骨，豐不垂腴。其陰頭豐削，未起時，垂不甚長，渾脫類鵝卵。有窪稜高起五六分，鮮紅柔潤。」語未畢，太后色和，謾曰：「兒試耶？」公主曰：「兒非不澁之也，為后故不敢。然終不自信，故遣侍兒逼焉。」回顧侍者曰：「據實奏天皇，毋慚也。」侍者跪起附耳如公主狀，奏曰：「奴初遇昌宗時，似南海鮮荔枝，入口光嫩異常，稜張如傘，三四提後，花蕊盡開，神魂飛矣。昌宗遲速，亦不自為主張，婉轉隨奴意，事畢後，紅玉頰然，奴觸之，體猶噤也。」太后大喜，指公主曰：「兒誠解人。朕每聞世俗女子但好壯健，不選溫柔，此村嫗淫耳。夫壯健遲久，可以藥力為也，海外慎恤膠，朕宮中有石許，無所用之。男陰佳處，全在美滿柔和。懷義老奴，筋勝於肉，徒事慙猛，當時雖慙，過後朕體覺違和。御醫沈南膠肉差勝，然上下如一，頭角蒙混，且皮弛，稍稍裹稜，非翹起不脫，故時覺不淨。如卿所云，乃全才也。」公主出，即命侍者召昌宗，衣以輕綃霧縠之衣，冠以玉清雲仙之巾，浴蘭芳，含雞舌入宮。后果大幸，薛、沈輩不復召矣。

當是時，后春秋高，學修養法，常含昌宗陰而睡。昌宗陰頭豐肥，后口為之勞，終弗忍棄。后兒齒生，昌宗覺苦，乃薦易之。后口含易之，而以下體受昌宗，情尤酣豔。易之寵亞於昌宗，二人易班休沐。每歸家，后遣人伺之，不許與妻交一語，上樓去梯。其母憐之，為置人壁間，方生國忠也。太后使昌宗騎木鶴，呼為子晉後身。又命修《三教珠英》，居控鶴監，與學士崔融、宋之問等酬唱。之問尤諂事二張，為持溺器，人笑之。之問曰：「卿知是何等溺乎？我為婦人，遇二張，亦不知何者為名節，況天后也。」后以龍錦千段賜公主，且曰：「朕聞古時公主多行不端，此選駙馬者之罪也。自今以後，命畫工寫昌宗上下形體為式，如式者，方充駙馬之選。庶幾公主夫妻和樂，亦不虛生帝王家。」公主及侍兒、宮人皆叩頭呼萬歲。中宗、睿宗仿而行之。其時安樂公主雖驕奢，與武延秀恩好頗隆，無面首之侍，皆后力也。昌宗妻貌寢，后召入宮，封一品崇讓夫人。常戲曰：「夫人何修，得嫁六郎耶！」時有「一世修貌，二世修陰」之謠。

亡何，五王起兵，入宮誅二張。橫屍未收，百姓怨之，斃割肢體為糜碎。宮人婉兒揣后意，於殘骸中收得莖頭半段，紅潤如生，手持獻后。后泣曰：「是六郎也，契苾兒不能如是。」選第一府白玉盒盛之，曰：「朕萬年後，以此為殉。」

上官婉兒以祖儀得罪，沒入掖廷，容貌瑰麗，兼工詞翰，天后愛之，使侍側治筆硯。後幸昌宗，不避婉兒。婉兒性黠，媚昌宗而遠之，后尤喜。然昌宗每溲，婉兒顧盼，不能無情。

天后命將作大匠於峽石為昌宗造園，屋舍皆黃金塗，白玉為階。后蕪奇香，擁真珠帳，幸昌宗。昌宗醉眠，陰軟，后與為戲，拉莖上皮覆陰頭，頭稜高，皮格格不上，俄而挺然，根雖弩健，而頭肉肥厚，如綿球成團，色若芙蓉，捻之類無精管者。后歎曰：「使人之意也消。」婉兒心動，裙下皆濕，不覺手近昌宗。后大怒，取金刀插其髻，曰：「汝敢近禁鱗，罪當死！」六郎為哀求，始免。然額有傷痕，故於宮中常戴花鈿也。

吏部侍郎崔湜，以才貌年少，私侍婉兒。婉兒有外舍，極亭台之勝，招與宣淫。先通武三思，後通湜。湜問：「廬陵王、三思何如？」曰：「廬陵王稜角混，韋皇后笑其食哀家梨，不削皮，何能知味？三思故自佳，然亦嫌肉薄耳。」問：「兩后選男何法？」曰：「陰雖巨，以皮筋勝者不選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人之一身，舌無皮，故知味；踵皮厚，故履地。女陰纖膜，微蒙天生，男子之陰，亦去皮留膜，取極嫩處與之作合，又與稜角，使之捫摩，幼而蕊含，長而茄脫，以柔抵柔，故有氤氳化醇之樂。否則，拖皮帶穢，進退麻漠，如隔一重甲矣。天后幸男子畢，不許陰頭離宮，馮小寶雖壯盛，頭銳易離；六郎稜肥腦滿，如鮮菌靈芝，雖宣泄，而陰頭猶能填塞滿宮，久而不脫，故歡愛之情，有餘不盡。六郎侍寢，后雖衰，仙液猶透重衾也。」湜曰：「如昭容言，天下優劣，豈獨男子然耶！混少忝官階，為女子所悅，所遇豈無彘者。然下體亦正難言，往往有交無媾，木木然如瞽人投井，不知何往。爾時徒德精神，少回味，道天下女子皆然。自蒙昭容恩接後，方知西子、毛嬙所以專寵六宮者，必別有勝人處。昭容花心穠粹，湜一交接，覺陰頭觸嫩處，如醞釀灌頂，毛髮皆蘇。手按昭容後竅，翕翕然躍，便知將宣泄，不敢搖身。俟穀道墮定後，再候意旨，故常得昭容歡。湜亦蒙昭容湛露之恩，深合細吐，山澤氣交，次日上朝，不覺疲憊。想世間男子喜幹，女子好久，皆如乞丐，食豬脂三斗，便道窮奢極欲，真初世人耳。」昭容笑曰：「卿言大快。然知音甚難，大抵男女交接，如匙之配鎖，各有所宜，聞劉妃陰有橫骨，非尖勁者不能入宮。卿陰頭柔嫩，若遇之，不大苦耶！天后云：『肉重則進佳，稜高則退佳。』真解人語。」方呢語間，安樂公主擁駙馬武延秀至，頗有所聞。公主褻駙馬褲，手其陰誇曰：「此何如崔郎耶？」昭容曰：「直似六郎，何止崔郎！此皆天后選婿之功，不可忘也。」是夕酣飲，觀拔河之戲。次日為中宗生辰，至午始朝賀。

當是時，湜雖通昭容，附三思，而心知韋氏必亡，故陰附臨淄王。王起兵誅韋后，婉兒持燈來迎，亦斬於燻下。湜為同平章事，竟不能救。侍郎張說使子均收昭容屍，厚葬之，兼表請復昭容號，編序其文集，人莫不多說而惡湜也。

#### 牛乞命

天台縣令鍾公禮泉為余言：其尊人守貴州大定府，設局辦船。日正午，忽有牛突入鉛廠。數人鞭之，不肯去。禮泉往觀，牛伏地作叩頭狀，因問牽牛者曰：「此耕牛乎？宰牛乎？」曰：「宰牛。」問：「價若干？」曰：「七千。」鍾曰：「以牛與我，以價與汝，何如？」牽牛者謝領錢去，牛蹙然起矣。

#### 豬乞命

奉天錦州府之南有天橋廠，海泊交易處。屠人縛一豬，將殺以入市。其豬乘間齧斷繩索，奔至海客前，屈雙足伏地。屠人執繩追至。海客詢其市價，如數付與，以此豬舍於海會寺之龍神廟。人呼：「豬道人！」則應。曰：「何得無禮？」輒屈前雙足，向人作叩首狀。牙長數寸，腳爪環裹如螺，其大倍於常豬。

#### 張世舉

張世舉字遇春，杭州府諸生。每入試場，彷彿有人持其卷者，迨曉，則墨污被黜，積憤殊甚。

乾隆甲子科入闈，加意防範。試卷謄真，至晚，另貯他所，坐號中留心伺察。睹一女子舒手探卷，急執之，厲聲問曰：「予與汝何仇，七試而污我卷？」曰：「今歲君應中解元，我亦難違帝命，但君當為我剖雪前言，擇地瘞我，以釋冤讎。我即君對門錢店女也。當日鄰人戲謂君與我有私，君實無之，乃不為辨明，且風情自命，假無為有，以資嘲謔。既嫁，而夫信浮言，不與我同處。我無以自明，氣忿投縵。君污我名，我污君卷，遲君七科宜也。」言畢不見。張毛骨俱栗。甫出場，即訪其家，告以故，而捐資助葬之，且為延僧超薦。是科揭曉，果中第一名。

#### 洗心池

洗心池在茅山乾元觀西，石壁上有「洗心池」三字，筆法遒勁，隱而不見。欲見，則以池水沃之，雖大旱不涸。相傳錢妙真獨居燕洞宮修煉，或謗之，乃於此剝腹洗心以相示，故名。

#### 活死人墓

道人江文谷於洗心池旁培小阜，疊石塞牖，跌坐於中，囑其徒云：「每日向牖呼我，應則已，不應則入收遺蛻。」呼之三年皆應，忽一日應曰：「可厭，吾去矣！」嗣後不應，啟石視之，屍果僵，故稱活死人墓。

#### 屋傾有數

總憲金公德瑛視學江西，考吉安府童生。五鼓點名畢，燈下見紅衣婦人從考棚趨出，冉冉騰空而去。問之僕隸，皆有所見。公

心惡之，即以《中庸》「必有妖孽」四字命題。日正午，諸生方握筆，忽考棚傾倒，壓死三〇六人。金公據實奏聞，上憐之，俱欽賜生員。

余親家史少司馬仰堂任福建臬使時，與糧道王介祉等四人同坐花廳議事，聞樑上屋角沙沙有聲。客欲起避，史公不可。已而聲漸大，有鼠呼曰「出出」者再。史亦心動，急與四客齊出，則花廳倒矣，几案皆碎。是日，省中府縣俱來請安，史公笑謂曰：「設使四大員一時並命，則司道之印，諸公委署，不皆有分乎！」

### 沔布〇三匹

杭州胡某，程九峰中丞之表姪也。中丞巡撫湖北，胡往求館，薦與荊州刺史某署中司書記事。半年後，胡妻在家病瘧，忽為鬼所附，聲如男子。聽之，乃其夫也。口稱：「到湖北後，蒙中丞公薦往荊州，賓主相得。不料未二月患病身死，有衣箱行李，新買沔布〇三匹，現在署中，須著人往取。我客死饑寒，可供木主祭我，並廣招名僧超度我。」家人聞之環泣，當即成服立主。以死無日月，未便報訃。

亡何，妻病痊。家故貧，欲差人往楚迎喪，以無盤費，屢屢遷延。亡何，胡竟歸里，舉家駭然，以為鬼也。坐定談說，方悟前所憑者，乃邪鬼借名索食求超度故也。頃之，衣箱到門，開之，果有布〇三匹，的係胡過沔陽時所買。

### 牛阜山守歲

廣西柳州有牛阜山，形如女陰，粵人呼陰為阜，因號牛阜山。每除夕，必男婦〇人守之待旦，或懈於防範，被人戲以竹木梢抵之，則是年邑中婦無不淫奔。有邑令某惡之，命里保將土塊填塞。是年，其邑婦女小便梗塞，不能前後渡，致有傷命者。

廣東沙面上妓船如雲，河泊大使專司船政。有總督某嚴禁之，隨即海水溢漫，城不沒者三板。地方紳實俱以為言，乃收回禁約以試之，果令收而水退。至今妓船愈多。

### 鬼拜風

錢塘孫學田，開鹽店溫州城中，與友錢曉蒼往來甚狎。錢有樓三間，封鎖頗密，相傳有鬼，人不敢居。孫素有膽，與同人賭勝，鋪牀樓上，燒巨燭二枝，竟往居焉。

夜二鼓，聞推門聲，有豔裝女子冉冉來。見燭光，意若畏之，斂衽再拜。每一俯首，則陰風從其袖生，一燭滅矣。孫擲以劍，鬼走下樓去。孫知將復來，所持惟燭，乃以所滅燭重加點明，以身擁燭而坐。鬼果再至，又作拜狀，見孫上坐，欲卻欲前。孫以劍擲，鬼變惡狀，上前格鬥，彼此相持不已。忽聞樓外雞鳴，遂化黑氣一團滾樓而下。溫州人為之語曰：「人拜曲躬，鬼拜生風。但逢孫老，比鬼還凶。」

### 僵屍夜肥晝瘦

俞蒼石先生云：凡僵屍夜出攫人者，貌多豐腴，與生人無異。晝開其棺，則枯瘦如人臘矣。焚之，有啾啾作聲者。

### 黑雲劫

王師征緬甸，有昆明縣皂隸葉某，死三日復甦，言被鬼卒勾赴冥司，有大殿朱門如王者居，門外坐官吏甚多，皆手一簿，判記甚忙。判畢，則黑氣一團，覆於簿上，有椎腰蹙額自稱勞苦者。葉陽壽未盡，以不在應死之數，故仍放還。

路問私問鬼卒：「彼官吏所執何簿？」曰：「人簿三，獸簿五。」問：「何為有簿？」曰：「從古人間征戰之事，皆天上劫數先定，無可挽回。一切應死者，皆先寫入黑雲劫簿中，雖一騾一馬，皆無錯誤。終竟獸多人少，故其簿有『人三獸五』之說。」問：「應此劫者，省城中可有某官乎？」曰：「第一名即你家總督也。」其時督滇南者劉公藻，丙辰鴻詞翰林，後自刎。

### 金秀才

蘇州金秀才晉生，才貌清雅，蘇春厓進士愛之，招為婿，婚有日矣。

金夜夢紅衣小鬟引至一處，房舍精雅，最後有圓洞門，指曰：「此月宮也，小姐奉候久矣。」俄而一麗人盛妝出曰：「秀才與我有夙緣，忍捨我別婚他氏乎？」金曰：「不敢。」遂攜手就寢，備極綢繆。嗣後，每夜必夢，歡好倍常，而容顏日悴。舉家大懼，即為完姻。蘇女亦有容色，秀才愛之如夢中人。嗣後夜間，酉戌前與蘇氏交，酉戌後與夢中人交。久之，竟不知何者為真，何者為夢也。其父百般禳解，終無效。體本清羸，斲削逾年，成瘵疾而卒。

與夢中女唱和甚多，不能全錄，但記其《贈金郎一絕》云：「佳偶豈易尋，奪郎如奪彩。幸虧下手強，爭先得為快。」

### 董觀察

董觀察名榕，官贛南道時，所屬上猶縣某村素被山瀑衝沒田廬，公為相度開河，引水入江，居民安堵。又改佛寺為濂溪書院，規模一新。

亡何，丁太夫人憂，哀毀過度，欲以身殉。扶柩返里，至滕王閣下，維舟受唁，大吏親來撫慰，觀者無不謂董公真孝子，真好官。次早，方欲解纜，忽家僕等驚覓觀察不得，急報守土官。沿江打撈，俱無蹤跡。經一晝夜，屍竟逆流至豐城縣沙岸上。驗視之，猶白衣麻帶，面目如生，乃具殮送至舟中。

月餘，公舊僕某偶至上猶，土人告以感公開河之恩，立廟祀公。僕欣然走至廟中拜覘神像，則儼然公之面目。詢立像時日，即公墮水夕也。

### 狐仙開帳

和州張某，作客揚州，寓興教寺。寺中僧舍，素有狐仙，無人敢居。張性落拓，意往居焉。未三日，果有一翁，自稱吳剛子求見。揖而與言，風采頗異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。因問：「可是仙乎？」曰：「不敢。」張故貧士，意欲交結之，以圖富貴，遂設酒食，與之飲宴，吳亦答謝。

未半月，張力竭矣，而吳之酒饌甚豐。張遂起貪念，終日鬻其設席。吳作主人，亦無吝色。如是者月餘，吳忽不至。時遇霉雨，張開箱曬衣，則全箱空矣，中書一帳，並質錢帖數紙：「某日雞魚若干，某日蔬果若干。」皆典張之衣服而用之，筆筆開除，不空設一席，不妄消一文。

### 皮蠟燭

上虞人錢姓者，為人傭工。夜歸，見女路哭，問其故，曰：「夫亡無歸，家居夏蓋山，一時迷路，求為指示。」錢與諧戲，相隨至一室中，成夫婦之好。如是者數月。主人見其貌日憔悴，再三問錢，錢言其故。主人曰：「此鬼也，再與交時，須取渠一物以為驗。」錢如其言，伴與歡笑，而暗剪女髮一束，女大驚走去。錢細視所居之地，全無房屋，其與此女淫處，精流蟹洞中，皆血也。髮如燭而軟黑若牛皮，刀斲火焚不壞。自此不敢出門，匿主人家。

未幾，鬼入主人家，附其婢身作鬧曰：「還我錢郎！不還我者，即將錢郎交與汝家。我暫去，明年來捉。」且云：「俟今秋汝壽盡時，當來降禍。」至期，竟不驗。錢姓至今猶存。此事台州張秀墀為余言。

### 乍浦海怪

乾隆壬辰八月廿三日，黎明大風雨，平湖、乍浦之海濱有物突起，自東南往西北，所過拔木以萬計，民居屋上瓦多破碎。中間有類足跡大如圓桌子者，竟不知是何物。有某家廳房移過尺許，仍不倒壞。

### 天開眼

平湖張敦敏，一日偶在庭中，天無片雲，忽聞砉然有聲，天開一縫，中闊，兩頭小，其狀若舟。晴光閃爍，圓若車軸，照耀滿庭，良久方閉。識者以為此即「天開眼」云。

### 泥像自行

平湖張氏，世居蒹葭園。其始遷祖名迪，字靜庵，明洪武間人。歿時，其家泥塑靜庵夫婦二像，高七八寸，供家廟中，所居屋歸屬長房。歷四百餘年，長房子孫貧，屋傾圮，僅存數間，而其像猶在。

張氏故有宗祠，距靜庵故居三里許。一日黎明，有鄉人操舟者見兩老人來僱渡船，遂載以行。問：「何往？」云：「將之張家祠堂。」既登岸，疾步如飛，舟人望之，見形軀漸小。無何，抵祠前，守祠僧聞扣門聲，起視之，寂無所見，惟見兩泥像在門樞下，一時驚以為異。其裔孫張舟九方重修祠宇，因加彩繪，別設一廚，供之祠中。

#### 焚屍二則

平湖南門外某鄉掘出三穴，二穴已空，中一穴棺木依然，磚書「趙處士之墓」。屍年四□許，貌如生，穿雲履，蟹青紬袍，紬如一錢厚，不壞。掘者馬某覆出其屍而焚之，火不能旺，乃投諸水。是夜，鬼大哭，一村皆驚。好事者為扛起殘屍，血縷縷如注，乃仍納棺中，加土葬之，是夕遂安。馬姓至今無恙，為典史皂役。

平湖小西溪之西蔣姓，田家也，冬至前一日，日方西，燒父屍。方開棺，屍走出；追之，蔣擊以鋤，屍倒地，乃焚之。晚歸，聞其父罵曰：「汝燒我甚苦，何不孝至此！」其人頭腫如匏，及午而死。張熙河所目擊也。

#### 美人魚人面豬

崇明打起美人魚，貌一女子也，身與海船同大。舵工問云：「失路耶？」點其頭。乃放之，洋洋而去。

雲棲放生處有人面豬，平湖張九丹先生見之。豬羞與人見，以頭低下，拉之才見。

#### 花魄

婺源士人謝某，讀書張公山。早起，聞樹林鳥聲啁啾，有似鸚哥。因近視之，乃一美女，長五寸許，赤身無毛，通體潔白如玉，眉目間有愁苦之狀。遂攜以歸，女無懼色。乃畜籠中，以飯喂之。向人絮語，了不可辨。畜數日，為太陽所照，竟成枯臘而死。洪孝廉字麟聞之曰：「此名花魄，凡樹經三次人縊死者，其冤苦之氣結成此物，沃以水，猶可活也。」試之果然。里人聚觀者，如雲而至。謝恐招搖，乃仍送之樹上。須臾間，一大怪鳥銜之飛去。